

明

史

明史卷二百六十

列傳一百十一

孫燧

子堪

許

遠

子瑒

黃

宏

馬思聰

憲

宋以方

萬木等

孫燧字德成餘姚人弘治六年進士為刑部主事再遷郎中正德時歷河南右布政使當是時寧王宸濠有逆謀結幸臣錢寧中官張雄輩日夜詞中朝事幸有變又劫持群吏賂遺之使為己用副使胡世寧暴其狀遂得罪惡巡撫王哲不附己則毒之乞歸踰年死董傑代哲僅八月亦死自是官其地者惴惴以得去為幸代傑者為任漢代漢者俞諫皆歲餘罷歸朝

議欲得才節大臣往鎮燧在河南有聲以故共推用  
燧十年十月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燧聞命嘆曰  
是投我艱也當死生以之乃遣家累還鄉止携二僮  
入南昌南昌人洶洶謂宸濠旦暮且為天子諸附黨  
及羣盜依倚者相助為聲勢燧左右亦多為宸濠耳  
目刺燧言動輒馳告而燧防察甚密即左右不得窺  
時時為宸濠陳設大義冀其警悟卒不悛陰察副使  
許遠忠勇可屬大事多與之謀又鑿胡世寧事恐坐  
罪不測未敢訟言於朝托禦他寇曲為備先城進賢  
次城南康瑞州惠建昌縣多盜割其地別置安義縣

以漸拜之而請復饒撫二州兵備撫州既不得復則請勅湖東分巡兼理之九江常湖衝最要害請重兵備權羨攝南康寧州武寧瑞昌及湖廣興國通城便控制廣信橫峰青山諸窻地險人悍則請設通判駐弋陽羨督旁五縣兵又恐宸濠一旦起劫兵器因假討賊盡出之他所宸濠矚燧意圖已使人與吏部尚書陸完及諸幸臣令去燧而遺燧棗梨二物以示意燧笑而却之遠勸燧先發後聞燧曰奈何予賊以名且需之十三年江西大水宸濠素所蓄賊凌十一吳十三閔念四等出沒鄱陽湖行劫燧與遠密謀捕之

三賊遁沙井燧自江外掩捕是夜大風雨不克濟三賊走匿宸濠林墓間不可得於是密疏白其狀且言宸濠必反章七上輒為宸濠邏者所獲不得達宸濠恚甚因宴毒燧不死燧乞致仕又不許日益憂懼數月髭髮盡白明年宸濠脅鎮巡官奏其孝行燧與巡按御史林瀚見時勢叵測冀藉是少緩其謀乃共奏於朝朝議方降旨責燧等御史蕭淮盡發其不軌狀詔遣重臣宣諭宸濠聞之遂決計反六月乙亥值宸濠生日宴鎮巡三司明日越及諸大吏入謝宸濠伏兵左右大言曰孝宗為李廣所悞抱養民間子我祖

宗不血食者十四年矣。今太后有詔令我起兵討賊，亦知之乎？衆相顧愕。昭燧直前曰：「安得此言？」果有詔，請出示之。宸濠曰：「毋多言，我往南京，汝當扈駕。」燧大怒曰：「汝速死，耶天無二日，吾豈從汝為逆哉？」宸濠怒叱燧，燧益怒，張目直視宸濠，起入內殿，易戎服出。扈兵縛燧，諸司股栗不知所出。遠獨奮曰：「汝曹安得辱天子大臣，因以身翼蔽燧，遂并縛遠二人，且被縛且罵不絕口，賊擊燧折左臂，與遠同曳出。遠謂燧曰：「我勸公先發者，知有今日故也。」已至惠民門外，同遇害。於是巡按御史王金布、政使梁宸以下咸稽首呼萬

歲宸濠遂發兵偽署三賊為將軍首遣委伯狗地進  
賢為知縣劉源清所斬又遣人招黨賊賊畏守更不  
得發大索兵器城中不得賊多持白挺比伍文定起  
義兵設兩人木主於文天祥祠率吏民哭之遂引軍  
與王守仁共平賊諸逋賊走安義皆見獲無脫者人  
於是益思燧功燧生有異質負義挺然不撓兩目爍  
爍夜有光死之日天忽陰慘烈風驟起凡數日城中  
民大恐走收兩人屍屍猶未變常有黑雲蔽之蠅蚋  
無近者明年守臣上其事於朝未報世宗即位贈禮  
部尚書謚忠烈與遠並祠南昌賜祠名旌忠各廕

一子世錦衣百戶尋俱進千戶燧子堪聞父訃慟哭  
挾刃率兩弟墀陞赴之會宸濠已禽乃扶柩歸兄弟  
廬墓蔬食三年有芝一莖九葩者數本產墓上服除  
以父死難更墨衰三年世稱三孝子堪字志健為諸  
生能文有膂力善騎射既官錦衣中武會試第一擢  
署指揮同知善用強弩為天子教弩卒數千人以備  
邊歷都督僉事事母楊氏至孝母年九十餘歿於京  
師堪年亦七十護喪歸在道以毀卒贈都督同知廵  
按御史趙炳然上堪孝行得旌堪子鈺亦舉武會試  
官都督同知鈺子如津都督僉事墀字仲泉文學通



賡以選貢生歷尚寶丞供事內閣理誥勅官至尚寶  
卿居母喪以毀聞陞官尚書自有傳孫氏世有顯人  
埤孫如游大學士如游孫嘉績僉事陞子鑑鐘皆尚書  
銚侍郎錄太僕卿鑑子如法主事如洵叅政並以文章  
行誼世其家世以此推餘姚孫氏

許遠字汝登固始人正德三年進士長身巨口猿臂  
燕頤沉靜有謀畧授樂陵知縣六年春流賊劉七齊  
彥名焚屠城邑殺長吏諸州縣率閉門自守甚者乞  
賊毋攻城遺之芻粟弓馬或棄城遁遠之官慨然為  
戰守計縣無城督民版築不踰月城成使民於屋外

築塙高過其簷開竇如圭許才可容人家令一壯者  
執刃伺於竇內餘皆入隊伍令曰守吾令視吾旗鼓  
遺者軍令從事又募死士伏巷中洞開城門未幾賊  
果至旗舉伏發竇中人皆出賊大驚走斬獲無遺後  
數來犯數却之遂相戒不敢近事聞進秩二等是時  
知縣能抗賊者益都則牛鸞郟城則唐龍汶上則左  
經潘則陳滯然所當賊少而遠累禦大賊有功遂與  
鸞俱超推兵備倉事遠駐武定州轄旁近諸州縣至  
則城圯溝平不格牛馬遠先事築鑿設樓櫓置巡卒  
明年五月賊楊寡婦以千騎犯濰縣指揮喬剛禦之

賊少却遠進敗之高苑令指揮張勛邀之於滄州先  
後俘斬二百七十餘人未幾賊別部錢鸞以百騎掠  
德平遠追擊盡殲之威名大著十二年遷江西副使  
時宸濠暴橫甚遠每繫其黨繩以法嘗言於孫燧曰  
寧王敢為暴者恃權臣也權臣左右之者貪重賄也  
重賄由於盜藪今惟翦盜則賄息賄息則交解交解  
則黨孤不然後難圖也燧深然之每事輒與密議及  
宸濠反縛燧遠爭之宸濠素忌遠問許副使何言遠  
曰副使惟有赤心耳宸濠怒曰我不能殺許遠耶遠  
罵曰汝能殺我天子還能殺汝汝及賊萬段磔汝汝

悔何及遂并縛遠曳出賊斫其頸屹不動賊衆共推  
抑令跪卒不可得遠死年三十六初遠以文天祥集  
貽其友給事中張漢卿而無書漢卿語人曰寧邸必  
反汝登其為文山乎遠父家居聞江西有變殺都御  
史副使即為位易服哭人恠問故父曰副使必吾兒  
也吾兒得死所矣世宗即位贈左副都御史既廢一  
子世錦衣千戶又錄山東平賊功復廢一子百戶嘉  
靖九年詔謂遠死事尤烈而燧未愜物論將罷燧祀  
專祀遠廷議請改贈遠禮部尚書進廢指揮僉事易  
主居燧左久之復如初長子瑒好學有器識既葬父

日夜號泣六年而後就廢人。或詰之，瑒曰：「吾父死而瑒乃因之得官，痛哭不能仰視。瑒與燧諸子皆以孝稱於時。瑒子郊事親孝，隆慶中舉於鄉，數試禮部不第。有試官與瑒婚姻，慕郊才，欲物色之。郊曰：「若此何以見先忠節？地下許氏子孫不如孫氏貴顯，然亦能傳其家。當宸濠初發，難殺孫許，盡劫諸司下獄，奪其印。叅議黃宏主事馬思聰並抗節死，其死事稍後者復有宋以方。」

黃宏字德裕，鄞人。著籍孝陵，舉弘治十五年進士。知萬安縣，民好訟，訟輒禱於神，宏毀其祠，曰：「有令在。」

何禱也訟者至輒片言折之用才調泰和入為戶部  
主事歷江西左叅議攝湖西嶺北二道王守仁討橫  
水桶岡賊宏主餉以功加俸一等賊聞念四既降復  
恃宸濠勢剽掠九江上下宏發兵捕之賊走匿宸濠  
祖墓中盡得其輜重以歸宸濠逆節益露士大夫以  
為憂宏正色曰國家不幸有此我輩守土有死而已  
民有持大義不從宸濠黨者宏再陰左右之及宸濠  
反被執宏憤怒以手拮向柱蹙項是夕卒賊義而棺  
斂之于紹文奔赴求得其棺以偽命治斂非父志亟  
易之扶歸馬思聰字懋聞莆田人弘治末舉進士為

象山知縣後二十六渠溉田萬頃改知平鄉治戰守  
具備盜盜不敢犯遷南京戶部主事督糧江西駐安  
仁值宸濠生日或勸弗往思聰曰吾往欲覘之疾報  
天子耳及被執繫獄思聰不屈絕食六日死世宗立  
贈宏太常少卿思聰光祿少卿並配饗旌忠祠嘉靖  
二年江西巡撫盛應期言前副使周憲討賊遇害宜  
如宏思聰例祀之旌忠祠而御史鄧顯麒謂宏思聰  
死節非真不當祀俱下禮官議遂奪二人贈官并罷  
配祀而祔憲忠烈祠明年給事中毛玉勘江西逆黨  
請表章宏思聰及承奉周儀又六年宏子紹武訴於

朝下所司核實。巡按御史穆相列上二人死節狀甚  
悉。禮部尚書李時等請復贈官配祀。帝難之。下廷臣  
博議。無異言。乃報許。憲安陸人。弘治六年進士。除刑  
部主事。進員外郎。十七年坐事下詔獄。謫兗州通判。  
正德初復故官。歷江西副使。華林馬腦賊方熾。憲承  
總督陳金檄督兵進勦。禽廬山左湖盆瘡賊數百人。  
移軍奉新。計禽賊首胡雪二。平馬腦。皆華林賊懼分  
竄。仙女若拒守。憲進克之。賊又竄。若難公嶺。復為憲  
所拔。先後斬獲千計。於是進逼華林。逼其奔軼。賊窘  
道謀者。跪言饑困狀。憲信之。移檄會師夾擊。他將多



觀望憲攻自北門三戰賊稍却與于幹先登逼之賊  
下木石如雨軍潰憲中槍幹前救之力戰墮崖死憲  
剝重被執罵不絕口為賊支解事聞贈按察使予祭  
墓諡節愍廕子錦衣世百戶旌幹門曰孝烈八年從  
給事中李鐸言命有司歲給其家米二石帛二疋  
宋以方字義卿靖州人弘治十八年進士除戶部主  
事歷郎中數權閔稅理倉儲督通賦並以清勤聞正  
德十年出為瑞州知府時華林大盜甫平瘡痍未復  
以方悉心撫字吏民愛之當是時宸濠謀逆有萌而  
瑞故無城郭以方築城繕守具募兵三千日夕訓練

宸濠深忌之有徵索又堅拒不應以是積忤迫鎮守  
劾之繫南昌獄其明日宸濠反破獄出以方脅之降  
不可乃械置舟中載與俱行至安慶兵敗問地何名  
舟子言黃石磯江西人語則王失機也宸濠以為不  
祥遂出以方斬之祭江後賊平其子崇學行求遺骸  
不得乃斂衣冠歸葬之嘉靖六年有為宸濠駕舟者  
目覩以方之死為人言之巡撫副都御史陳洪謨上  
其事詔贈光祿卿廕一子立嘉忠祠瑞州以祀之方  
宸濠之流毒江西也所在惡少年多入其黨其抗賊  
者卒遇害前後不可勝紀其可知者萬木鄴山俱新

建人宸濠遣閹校四出籍民田廬收縛豪強不附者以去木與山集鄉人結砦自固賊黨謝重一馳馬入村執之積葦張睢陽廟壇前縛重一并馬生焚之自是濠黨不敢犯一日二人出飲江上為盜凌十一所逼趣見宸濠烙而推之皆罵賊死趙楠南昌諸生也元模嘗捐粟佐賑宸濠夜捕模索金楠代模往脅以威不屈被掠死同邑辜增見迫抗節不從一家百口皆死諸生劉世倫儒士陳經官義士李廣源皆被掠不屈死葉景恩者以俠聞族居吳城宸濠將作難捕景恩脅降之不從死獄中濠兵過吳城其弟景尤以

三百人邀擊賊分兵焚劫景尤家其族景集景修等  
四十九人皆死而護衛校尉楊宣洩宸濠叛謀於京  
師使人往捕托投江免又有閩順者為寧府典寶副  
宸濠將反順與典膳正陳宣內使劉良微言不可為  
典寶正涂欽所譖三人懼誅將詣京師上變羣小庇  
宸濠反下之詔獄拷掠備至宸濠聞三人赴帝愬事  
泄誣奏其罪且嗾羣小必殺之會三人已各決杖五  
十遣戍孝陵乃免世宗立復官

論曰世傳燧與胡世寧王守仁同舉浙江鄉試宸濠  
之變三人者實始終其事抑已奈矣論者或咎燧聽

賊迫脅為奏孝行且其赴死猶未云英烈嗚呼以燧  
之經營設備志豈嘗須臾忘討賊耶不幸以身殉難  
從容就義曾何減於遠世以二人方之巡遠誠不為  
過矣宏思聰以方俱之死靡悔憲亦為國捐生正氣  
所存並得廟祀不朽又何疑哉

明史卷二百六十一

列傳一百十二

李滌

周津

陳振

郭緒

張欽

董朴  
子士毅

姜

昂  
子龍

瞿俊

張舉

馮

琨  
父鉞  
子夢龍

王勳  
吳傑

祝萃

吳

昂

楊子器  
狄雲漢

秦文

弟禮武  
禮子鳴春

鳴夏  
鳴雷

鄒賢

李源

李

滄  
董遵  
張大輪

黃傳  
應璋

凌瀚

徐珪

李滌字宗禹祥符人蚤孤力學倜儻有大節舉成化

十七年進士久之授南京戶科給事中弘治元年六

月朔日食滌上疏請飭躬修政帝嘉納之都下高貴富人當供雜調者率自託貴勢家而宮中百需特倚辦下戶滌令所司覈實均其征民稱便守備太監錢能為奸利暴橫都城滌劾奏其罪又論刑人不宜干紀與政用事者怒俄有盜取土孝陵塼中者滌廉得其主名以聞因指以為誣罔非所宜言請肥鄉丞肥鄉小縣去京師差近朝貴往來時有所發取有司不能拒滌至一切裁之莫敢妄干凡臺諫謫遷多簡傲不治事滌獨盡心吏職推情與下民大信愛母喪歸年五十餘遂絕意仕進家居杜門脫粟不繼晏如也

巡撫都御史孫需陶琰先後列薦於朝使知府即家  
勸駕終不出署所居曰石菴以見志中貴廖堂鎮河  
南茂視士大夫獨心敬滌間為具召之時賓客滿座  
待滌舉酒滌不得已往酒一再行即據席睡大軒堂  
懸額左右曰李公老人不勝梧杓矣少頃起拭目理  
髻長揖竟去

周津字文濟慈谿人成化二十年進士授行人憲宗  
崩捧哀詔南行至蘇州巡按御史擁蓋來迓津命撤  
之御史愧服北寇臨邊假貢獻以覘虛實廷議推津  
往諭之寇見津風神皎然詞義整厲咸羅拜去遷南



京御史監龍江瓦屑二榷務中貴覬乾沒百計嚼之  
不能得守備中官蔣琮氣凌百僚求是津不可一日  
治其佛寺屬其僚邀之津及門始知遷策馬去遷九  
江知府會瑞州盜起巡按御史奏調津九江民赴闕  
留不得攀轅哭送者盈道既至瑞奏蠲逋賦與民休  
息上書都御史林俊請效漢世聽盜自相斬捕除其  
罪俊從之未幾賊首王武果擒其黨劉洪等以獻有  
訛言賊將劫府獄者士民爭逃竄津與通判甘文紹  
堅守不去文紹之僕因殺死囚四十餘人有衝津者  
指以為罪繫津獄二載津自以身為正官絕不委罪文

紹邨民趨登闕鼓訟寃始復官值劉瑾亂政罰米者  
再泮酷貧民為代輸累遷雲南按察使鎮守中官崔  
安隸人嘗撻人至死捕正其罪黔國公沐崑家人有  
犯治之無少貸崑亦重津有所追捕立遣之無後期  
遷右布正使滇池溢為患津謂必鑿漢厥諸墩始保  
百年無事乃徙其居民而治之復閉子河以殺其勢  
遂為永利遷廣東左布政使以憂歸卒

陳振字時起鄞人成化十七年進士由吳縣知縣擢  
河南道御史出理馬政按江西山東並著丰采遷福  
建副使親喪除赴京師時補官者皆贊謁劉瑾振竟

不往瑾銜之以故官改雲南邊寇方煽亂振親冒矢石決策平之稍遷陝西苑馬卿患風疾乞骸會有命徙官遂以山東右布政使致仕振為人遜言危行以矩度自防毫芒無所假忤且嫉者不能投其業入仕三十年室廬蕭然粗糲僅給足不踰戶閭口不及時事姻親舊故鮮接其面後家益置子孫相繼早歿振卧病一榻終不干人人亦無用恤之者竟餓而死

郭緒字繼業太康人成化十七年進士出使楚府却其饋授戶部主事督餉二十萬於陝西給軍主者以羨告悉還之歷遷雲南叅議過家置妻子獨行緒意

氣壯偉臨事不避初孟密宣撫司之設也嘗割木邦  
宣慰司地既而孟密思謀復於界外侵木邦地二十  
七所屢諭之還不聽乃調孟養宣撫司思祿警之發兵越  
思謀始還所侵地然亦殺孟養兵思祿警之發兵越  
金沙江奪木邦故割屬孟密地十有三所兩酋構怨  
不已巡撫陳金承詔遣緒與副使曹玉往諭之旬餘  
抵金盞叅將盧和先統軍距所據地二程而舍遣官  
馳驛往諭皆留不報和懼還軍至于崖過緒語故戒  
勿進緒不可玉以疾辭緒遂單騎從數人行旬日至  
南甸峻險不可騎乃斲棘徒步引繩以登又旬日至

一大澤土官以象輿來緒乘之往行毒霧中泥沙蹠  
淖又旬日至孟賴去金沙江僅二舍詣羨次手自為  
檄使持過江諭以朝廷招徠意蠻人相顧驚曰中國  
使竟至此乎發兵率象馬數萬夜渡江持長檠勁弩  
環之數重從行者懼請勿進緒拔刀叱曰明日必渡  
江敢阻者斬思祿既得檄見臂曉禍福喜備又聞至  
者纔數人乃遣酋長來聽令且致饋緒却之出勅諭  
宣示思祿亦繼至緒先叙其勞次白其寃狀然後責  
以叛諸酋聞戍俛伏呼萬歲請歸侵地緒詰前所留  
使人乃盡出而歸之和及玉聞報馳至則已歸地納

致矣時弘治十四年五月也越三年擢緒四川督儲  
叅政武宗即位始以雲南功加俸一級明年致仕歸  
張欽字敬之南昌人弘治十四年舉於鄉明年授岳  
州訓導正席講難士爭趨之學舍至不能容擢清遠  
知縣剔蠹弊絕饋遺厨傳不餘資至無饑乏而已上  
官所遣胥徒過他縣張甚獨入清遠界無敢肆威者  
供億十八時盜起程鄉都御史林廷選奏調欽往欽  
請罷兵從吏士數輩抵賊壘賊因聞欽名不敢逼欽  
開諭禍福衆心動有泣者居數日賊首鍾萬鍾傳時  
王饗欽盛陳兵衛出所畧珍玩侑千金為壽欽取珍

玩碎之麈其金曰若等方當業農業顧懷寶以賈罪  
耶金可以買牛買田器為衣食資若等宜自懷之賊  
相顧驚喜欽笑指諸兵衛曰其魁曰陳比何為衆伏  
拜曰顧如公教橐刃狼籍呼聲喧山谷為留一月夷  
堡隳障籍其丁壯散遣老幼婦女四千人條畫使耕  
田築室號曰新民廷選得報大喜謂諸司曰興師十  
萬不如張令一符遷南京刑部主事歷郎中紫身奉  
職遇事好強詳權貴或厭之遂致仕歸第登進士仕  
至南京兵部尚書

董朴麻城人少魯記誦日不能數行鄰父謂其父曰

卽君不慧曷不令牧耶朴聞僑屬向學日益通敏登  
成化二十年進士嘗使過岳州聞劉大夏居憂造馬  
大夏留之飯麥糲鰕菜而已朴因感服終身持清節  
正德中累官江西叅政時桃源賊起朴與叅議居達  
等討之失利見劾下總制陳金遠治而朴已有擒斬  
功乃鐫一級調廣西金以朴為才復奏留之尋致仕  
歸家居杜門課子蕭然如寒士有巡按御史朴門人  
也當監鄉試欲拔其子先期緘書起居密寄所擬經  
旨朴發書火之鄰翁有為盜託者遺捕過朴門泣訴  
曰公素習我善望活我朴曰然其如我不干公府何



其人泣而去已後心憐之呼之還曰汝鄉者築新室  
吾嘗以詩贈尚在否其人曰在曰第持此往可也其  
人執詩見知府瞿然曰汝非良民董公肯以言假汝  
耶立釋之子士毅敦朴有父風由鄉舉歷蓬州知州  
赴官其諸子請曰大人平生志節兒輩所知第念大  
人春秋高曷多美材安在士毅曰吾聞杉不如栢諸子  
事歸諸子問美材安在士毅曰吾聞杉不如栢諸子  
曰今所具者栢耶士毅笑曰吾為爾曹攜栢子種之  
可也親族皆哂之宦十餘年布袍革鞢而已

姜昂字恒頰太倉人成化八年進士除景強知縣為

治清簡門不立呵卒獄無滯囚赴召入京路過盜盜  
魁知其為昂也叱偵者曰奈何犯廉吏即舍去授御  
史偕同官勅方士李孜省忤旨杖午門外以母老乞  
改南京尋出為河南知府晨出吏白事畢退闔門讀  
書鞭笞懸不用藩府人有犯立決遣之王有言則唯  
唯曰謹謝王無及矣復以母老乞近地便養三上疏  
願降府佐或教職俟他日邊遠自效得改知寧決其  
係畏之為戒騶從屬吏相戒無敢犯日本使道出其  
地橫甚見昂皆斂手市舶中貴怙勢昂裁以禮亦媿  
服踰年擢福建叅政不赴仍賜終養服闋卒昂為人

方紫在官日市少肉供母而自食菜茹子弟學書不聽用官紙筆既家居鄞人朱瑄與昂為風節交以都御史至吳固求見不應室不蔽風雨粟匱則啜麥粥鄉人呼為姜麥粥焉子龍字夢賓正德三年進士歷禮部郎中武宗南巡率同官諫罰跪五日杖幾死出為建寧同知尋遷雲南副使兵備瀾滄姚安滇故盜藪人習椎割龍讓其酋曰爾世官縱盜寧非賄乎其昂以自解首懼即單騎撫諭群盜悉聽命有巨盜方定者既降益貧為妻妾所詬然卒不忍負龍竟仰藥死南安州大盜聚千人御史且徵兵龍檄三日散盡

四川鹽井利馬仁雲南晒江和哥仲二酋仇殺數十  
年龍撫諭遂解大侯州土官猛圖恃險肆暴龍禽之  
在滇四年番漢大治鄧川州立三正人祠祀袁州郭  
紳莆田林俊及龍

瞿俊字世用常熟人成化五年進士由崇仁知縣召  
為御史隣縣祝獻知其貧遺百金治裝俊却不納益  
之俊怒欲執其吏吏乃亟馳去巡按廣東雲南所至  
持風紀遷廣東按察副使黎人故時出寇掠俊戒約群  
吏修軍政遂警服不敢出嘗行見市鬻者呼入分給  
諸僚有一僚俸給之問其故俊曰君庭多穢耳嘗暮

至瓊州官舍從官白內有恠夜半光如匹練起庭樹  
上有聲俊叱之即已明旦伐樹恠遂絕以給由赴部  
道病還卧家廣東巡按御史王哲上言俊賢吏不宜  
聽其休退竟弗能起所居敝陋比舍皆漁戶時相從  
歡飲每入郭率晨候載菱小艇歸仍附之善為詩酒  
間可數百言

張舉樂城人世業農至舉始讀書徒步入都從中書  
楊一清遊侍立終日未嘗僭倚客居窘甚日提一油  
罌入市乘間請問辨難古今一清歎異之成化末舉  
進士授戶部主事監京城草場巡象馬牛羊等房劄

挾契蠹畢盡時倉場多儲貂璫督收輒取半自潤每  
供張設樂以娛部官舉獨不受自攜菜菓戢度饑渴  
內外憚之後監宣武門稅日往稽問門者不得私請  
於尚書乞稍寬其禁尚書以語舉執不從乃泣訴司  
禮司禮曰主事為誰曰張舉司禮曰是吊馬張乎汝  
謹避之以舉所乘馬常終日不芻秣故也岳州缺知  
府劉大夏奏以舉補之既至首罷民所不便十餘事  
府前湖多魚以供官舉命歲辦鮓貢外悉付漁戶為  
課家貧親且老俸惟供養其妻子無紕綺惟助提教  
與監司爭事詞色凌厲上官積不能平稍誣辱之輒

償歎曰張舉亦男子也何至為一官下人哉即上書  
求去會御史行部意有所望撻主簿一人至死舉仰  
天大恸曰以吾忤物故乃不能庇其屬方革劾求直  
其事不勝憤投筆而卒發篋僅俸金數兩而已後大  
夏過樂城親謁其祠涕泗交下

馮琨字君美崑山人與父鉞皆舉於鄉鉞授東安教  
諭降貴溪訓導為人和而有守琨除永康教諭遷蘭  
州知州其民以牧馬為耕作每戶承馬若干匹給草  
場若干畝而勲戚貴璫有攘其地為莊園者琨至按籍  
覈還之數貴怒誣奏琨逮下詔獄琨列主名幾何影

占幾何分別為孝忠言孝宗咨歎遷還其官正德初  
逆瑾用事復起前獄收下錦衣鍛鍊之再訊杖八十  
絕而復甦薊民競守園土饋餉不絕有僧素昵於瑾  
語之曰馮知州惟飲薊州一杯水非民見餉立槁死  
耳瑾愕然復釋還薊州吏部尚書許進愛重之再遷  
登州知府未二載棄官歸年八十餘卒子夢龍以鄉  
貢歷吉州學正致仕老屋蕭然藜藿不糝學者爭嚴  
事之人謂馮氏三世一節

王勳湯陰人少為諸生納粟入太學選涑水知縣勤  
於撫字善聽斷正德初宦官歸墓親者詔許其徒會



築所過州縣供張甚具。歟牲醴而已。劉瑾聞之怒。欲  
加罪。閩人有家於涿者。爰以歟燻為解。瑾使人入縣  
署。覘之。婦子紡織蕭然。惟衣帶掛壁。乃釋之。時伶人  
奏技御前。一鬼躍舞於途。諸達官過之。鬼怡不畏。忽  
傳呼王勳來。鬼亟趨避。問何故。鬼為諺曰。官不要錢。  
神鬼肅然。由是勳名徹內廷。特賜旌獎。且令吏部移  
檄示天下。為吏式。推汾州知州。尋去官躬耕。食力不  
獲。城市者三十年。乃卒。仝府崔銑嘗語人曰。王汾州  
之苦節不可及也。同時杞人吳傑字漢甫。性孤介。既  
舉於鄉。猶躬耕不輟。母亡貧不能葬。道流寇至。居民

皆逃傑獨守母柩不忍去賊至嘆曰孝哉此子戒勿  
犯為壺關知縣甫四月儲倉穀二千餘石獨衣布衣  
飯脫粟自如如有故人欲薦之傑辭曰使我賢也薦不  
必公使我不賢何敢辱公薦後卒無以治殮同官贈  
之其妻曰夫子生平不納一錢豈以死易哉竟弗受  
祝萃字惟貞海寧人成化十二年進士授刑部主事  
弘治初劉棨妖言獄起言官承政府風旨爭先下石  
萃獨論救之七年工部侍郎徐貫治水蘇松奏萃偕  
行改工部既至乘小舟窮水道源委與通判張旻分  
疏諸河水潴之大壩旋於白茆港發其沙而乘退潮

之勢決大壩水衝之刷沙殆盡湖水激盪漸深廣入  
海之路遂通經營相度萃力為多尋進員外郎屢上  
封事不用遂告歸即家授徒從游者踵至布衣蔬食  
泊然無求於世正德初起陝西提學副使有聲進廣  
東左叅政輒乞歸不待報去年纔四十餘家居日事  
著述以終老

吳昂字德翼海鹽人早孤家貧嗜書聞海寧祝萃家  
居教授負書而往請為弟子萃曰生來晚書舍盡滿  
惟舍旁一牛棚幸空生肯居乎昂曰可萃乃使人塗  
壁昂即解衣全搽作居之甚適晨夕講誦不輟精勤

錢厲諸弟子皆自以為不及也。華知其酷貧，時周以布粟昂，愈感奮，登弘治十八年進士，授宣城知縣。改新建寧王宸濠虐焰，方燭民不能堪，結砦丁家山，避之藩府人。大諱曰：新建民反，昂昌言於濠曰：民豈敢抗大王哉？徇財則忘生，勢極則生變，此非可以威力驅也。乃親入山呼父老，曲諭之，皆頓首。惟命事得解。歲大饑，設策賑之，未幾平。華林盜，擢南京刑部主事。累遷福建僉事。福寧有訟妻殺夫者，獄成，昂疑有寃，禱諸神，夢一兕據人腹，初不解，密察之，聞里人有杜腹子者，常與其夫行，買昂曰：得無是乎？捕訊之，遂服。

妻得釋又與平古田盜遷山東副使遂致仕久之復起福建叅政進右布政使以繁蕪為同官所忌自度不能諧俗復三疏請致仕父老攀棘及萬人既歸不復從士大夫游混迹耕漁或狎之不較也

楊子器字名父慈谿人成化末舉進士歷知崑山高平二縣復移常熟故沅江知縣狄雲漢者太倉人也儻廬虞山下子器高其風即沙溪築室數楹居之民輸賦多後期下教先輸者免耗後者遞增賦乃畢輸蘇州諸水率由常熟白茅港入海侍郎徐貫既疏治之已而有漲沙當海口潮汐增淤水患如故子器相

許浦塘便近可䟽乃率民濬之遂為永利子器志行  
高潔負用世才歷三縣皆有實政其要歸於愷悌擢  
吏部考功主事弘治十三年火節寇遣掠軍民榆林  
城下支解二十餘人而守將閉門不出子器請先按  
縱寇不擊者罪然後合軍進討又言頃塞外荒饑寇  
迫饑餒故南來剽竊非有深計遠謀我士馬芻茭久  
已調集宜勅邊將偵其出入如寇掠延綏則甘涼之  
兵出掠寧夏則大同之兵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  
備乘間抵隙犁其巢穴寧患不得志哉兵部尚書馬  
文升善其言下之邊將時孝宗大開言路子器數有

建白最後又陳二十事多見施行孝宗崩方營恭陵  
子器言下有水石不可用遂下詔獄南京御史貢安  
甫等爭論救乃復官正德初歷驗封郎中時劉瑾盡  
逐諸翰林內閣有欲以子器補之者亟上書辭乃已  
尚書張鯨媚瑾言部籍多泯損請盡輸之內府瑾喜  
命徙貯千步廊獨子器爭之自是累朝典制不可復  
稽惟驗封考功二司以子器故猶存二三焉尋出為  
湖廣叅議與平郴桂山賊發銀幣再遷河南右叅政  
聞流賊方渡河而南急赴嵩縣城守已策賊必犯汝  
州復馳赴之賊果至晝夜厲士民棄城賊乃引去歷左

右布政使卒官雲漢等領順天鄉薦治沅江以寬簡稱既歸囊篋蕭然惟故田二十五畝因自號餘夫然境不任耕時至斷炊日停午妻進麥粥輒啜粥行吟如故竟壽考以終

秦文字從簡臨海人私治六年由鄉試第一成進士授南京行人久之進司副疏陳動問學正心術納忠諫收遺賢禮大臣擇守令簡宮僚慎貢舉八事正德初歷刑部郎中劉瑾羅織朝臣治獄者一不當意輒得禍文謹守律令無所出入瑾亦無以害歷貴州陝西副使皆督學校文素優經術親為講授士咸以為



得師移河南左叅政惜中原民物蕭條而帝方事巡  
遊征調日急遂引疾歸嘉靖八年吏部舉天下遺賢  
有詔起文竟不出先是為郎中時吏部尚書楊一清  
知文邀一見將用之江西文不往乃得貴州及自陝  
入覲嬖倖錢寧孫安廖鵬俱請見文並謝却之生平  
持廉不苟取予再居憂皆假室以處至是惟日督教  
子姓及里中後進多因以成就弟禮弘治中進士仕  
至福建僉事武正德中進士官御史嘉靖初論迎立  
功大臣中官拜爵廢子者數十人武極言不可尚書  
林俊以執奏被詰武抗章諫曰陛下召藩宇於南起

林俊於野寄以命德討罪之權中外鼓舞咸稱得人  
乃張瑾一衛士耳敢侵凌部官宇言之而不從李陽  
鳳一役夫耳得牽制法司俊言之而見讓此何為也  
國體攸繫不可不慎報聞雷擊觀星臺又上言近日  
以來敕自中出政府不得贊其詞政以私行六曹不  
得盡其職待臣之禮久衰納諫之心愈怠經進屢罷  
禱祀頻興上天示異端在於此不報後坐事降邳州  
判官終禮部員外郎禮子鳴春由鄉舉仕為刑部員  
外郎鳴夏嘉靖中進士歷左中允鳴雷出後伯父文  
嘉靖二十三年舉進士第一授修撰終南京禮部尚

書

鄒賢字恢才安福人為諸生窮經履道督學黃仲昭  
雅重之一日謂賢曰孔顏語終日而論語止載二條  
何也賢曰問仁天德也問為邦王道也此內聖外王  
之學聖人之精蘊盡矣仲昭稱善登弘治九年進士  
授南京大理評事十五年應詔陳六事其一言近見  
刑官凡夫執奸夫奸婦毆殺者比罪人已執而擅殺  
之律絞夫奸而殺之義也名雖擅殺情固可矜謂宜  
比夜無故入人家已執而擅殺者律庶乎情罪協中  
廷議是之著為令既又言文廟配享顏子曾子子思

竇子先父食宜更定十八年又應詔陳憲網律例七  
事申言律五刑贖罪各贖錢若干是國初以錢估貫  
非專以鈔估貫也後鈔日輕往時估鈔千文為貫者  
今則千文估八十貫矣故同一監守自盜也往時盜  
錢千文止杖八十今則盜五百文遂得斬同一常人為  
盜也往時盜錢千文止杖七十今盜錢千文遂得絞  
何輕重懸絕如是夫監守盜銀五錢亦斬五十兩亦  
斬常人盜銀一兩亦絞百兩亦絞果刑當罪當當刑  
乎必取錢鈔相兼估貫庶不失立法本意也時不能  
從歷福建僉事武平多山險為賊巢賢撫以恩信招

其脇從率知縣陳思誠擒斬賊首黃友勝及其黨百五十人又偕副使姚鏌叅議鄭毅戡巨賊百餘級以疾告歸賢性寬洪率直不立機穽居家孝友遇義敢為喪祭一循禮制士論稱之

李源字士達晉江人弘治末進士督通廣東不受賄遺還除戶部主事監臨清倉督倉中貴素與諸吏交閔乾沒俸源方嚴為置酒設樂冀得源歡源但一舉杯而已中貴知不可動則令監司撓其權源具疏上聞并劾中貴事雖得解一時畏之及劉瑾竊政欲害源使釋餉遼東而故促其期時天寒雪深數尺源盡

夜行二百里如期報命瑾不能有所加源亦遂乞終  
養歸源至孝母性善怒又病痺源制為軟與與婦共  
舛之游嬉室中以為娛源素有足疾不良於行女侍  
趨代之則曰吾非之使欲服勞為小孝耳且吾自勝  
之無所苦也父母召客飲酒源必親奠爵下食屏息  
立楹間客皇恐不能當離席同辭乃退侍養五年母  
卒又十年父卒皆致哀毀免喪遂不出嘉靖中桂萼  
為吏部尚書起源南京文選郎中方獻夫代萼源同  
年生也尤重源推尚竇少卿皆不赴源自幼端重九  
容之教不學而能好學善屬文鄉舉後卒業國學有

盛名大學士楊廷和以禮請誨其子慎曰吾求士都下無如先生者源深感其意然不欲濡跡相門終辭不赴晚歲文益有名四方求者踵至尤好獎掖後進折節護冲見者莫不自化與侍郎顧玠御史林瀚並以蓋德重於鄉卒年七十二

李滄字一清永康人性孝友父疾衣不解帶者月餘乃卒哀毀骨立喪葬遵家禮舉正德三年進士奔母喪毀慟數至殞絕以不獲奉終常忽忽若有失况恙足疾滄每自外歸必至寢省視事無巨細悉諮之起授南京工部主事事涉內府宦寺叅主之人多倚以

乾沒滄清慎自將爬奸剝盡無所撓財用工徒率減  
前額十五六分司儀真監龍江竹木雖豪貴無所假  
借然不為奇細商民咸德之忽得疾將寢謂家人曰  
死後慎勿取材公家為吾累妻子遵其訓費馬質屋  
發之而歸滄天資近道樂善如饑渴嘗以鄉薦入南  
京國子監從祭酒章懋論學及官南都日益潛思六  
經及宋儒遺書既沒鄉人表其里門曰清修吉士滄  
同府受業章懋能篤志者有蘭谿董遵黃傳凌瀚東  
陽張大輪遵字道卿以歲貢生為南昌訓導蔡清邵  
寶相繼督學政皆聘主白鹿書院再遷江浦知縣精



心愛民廢政共舉乞近地便養忤上官調之廣東感恩懇乞終養歸家貧所居風雨不蔽然曲盡孝道憇楓山語錄遵所葺也傳字夢弼弘治初進士除江陰知縣用儒學為治興教勸農徵強梗惠良善時稱神明內召當行民奏留之尋入為御史未久以病歸病劇貧不能具藥餌從容賦詩而卒瀚字德容從憇受學最早燕居無惰容尤嚴義利之辨嘉靖中由鄉舉授泰寧教諭日與諸生講學秩滿遷周府紀善以正道迪王府中皆嚴憚之卒官大翰字用載正德九年進士歷刑部郎中遷建寧知府有取酒弒兄者賄有

司久不決大輪至立正其罪時久旱即大雨移知常  
州省白糧耗費萬金以雜稅抵武進宜興浮賦民深  
德焉遷福建副使終江西叅政並以治行聞滄同縣  
又有應璋者字德夫亦學於懋懋舉黃榦真實心地  
刻苦工夫二語告之佩服不懈由歲貢生歷羅源教  
諭荅迪有方年九十卒學者稱東白先生

徐珪應城人弘治中為刑部典更有千戶吳能者家  
貧以其女滿倉兒付張媪鬻之媪鬻於樂婦張氏而  
給言周皇親家後再轉鬻於樂工袁璘時能已久沒  
有以告能妻聶氏者訪得之女怨母鬻已詭言非已

母久之聶氏與其子劫女以歸璘往贖不從訟於刑部卽中丁哲員外卽王爵訊得情而璘語不遜哲笞之數日死女斷歸聶御史陳玉主事孔琦往驗璘屍既瘞矣璘妻求屍不得遂訴寃東廠中官楊鵬鞠之張妄稱女乃其妹女亦如張言媒者遂証其非聶氏女聶氏女前繫於周皇親鵬奏之下鎮撫司無異辭獄具坐哲爵等罪帝復下法司錦衣衛鞫問乃索女皇親周或家或言無之獄相持久不決復命府部大臣及科道官并訊張與女始吐實都察院奏哲因公杖人死罪當徒爵玉琦及聶母女當杖獄上珪憤恚

抗疏曰聶女之獄哲斷之審矣鵬姪嘗淫是女且以  
他事憾哲欲陷之令賈校尉者密屬女異其詞而執  
聶氏考掠使誣伏因妄稱刑官徇酷故勘致死無辜  
鎮撫司交相蒙蔽成其獄陛下法令法司錦衣會問法  
司畏懼東廠始終莫敢明至鞠之朝堂乃不能隱且  
既知此女為聶氏所出則女誣其母罪不容誅而僅  
擬之杖哲等皆無罪被誣而反加以徒一事之中輕  
重倒置如此皆東廠威劫所致也臣在刑部三年每  
見鞠問盜賊多東廠鎮撫司緝獲其間有稱校尉誣  
陷者有稱校尉為人報讐者有稱校尉受首惡証而

以為從令傍人抵罪者東廠一切不問惟任官校擅  
施刑虐迫之誣伏刑官鞫擬辭擬罪縱使洞見其情  
孰敢為無辜擅更一字者上千天和災異迭見職此  
之故臣願陛下革去東廠戮鵬叔姪并賈校尉及此  
女於市謫鎮撫司官戍極邊進哲爵琦玉各一階以  
洗其寃聶氏淹繫久以罪人財產償其費則天意可  
回太平可致如不罷東廠亦當推選謹厚中官如陳  
寃常泰者居之仍簡一大臣與共理鎮撫司理刑亦  
不宜專用錦衣官乞推選在京各衙一二人及刑部  
主事一人共蒞其事或三年六年一更則巡捕官校

當無復有作奸擅刑誣及無辜者矣臣剖胆折肝直言至此顧一介微軀右右前後皆東廠鎮撫司之人自度禍機必不能免顧與其死於此輩孰若死於陛下之手願斬臣頭以行臣言給臣妻子傳食送骸骨歸則臣雖死無恨疏入帝怒下都察院考訊都御史閔珪等抵以奏事不實贖徒還役帝輕之責其狀皆上疏引罪奪俸有差珪贖徒畢發為民既而給事中龐泮等言哲等獄詞覆奏已餘三月繫獄者凡三十人囚禁日久人情不堪乞早為省釋且鞠是獄者皆府部大臣荷國厚恩居股肱之任何心何顏忍負

陛下乃於一樂婦之賤敢為欺蔽而不以實聞乎乃  
得寸杖滿倉兕送浣衣局哲給璘埋墓貲發為民爵  
及琦玉俱贖杖還職時弘治九年十二月也十一年  
刑部主事陳鳳梧薦珪授桐鄉丞正德中歷贛州通  
判以所招盜魁何積玉復叛下珪獄尋得釋珪在贛  
積年終以平盜有功擢知州乞歸卒

論曰傳有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李深諸人能修名  
厲節有聞於時而徐珪一刀筆吏抗顏強諍於淆亂  
之際可不謂難乎方正德朝政出多門貪人雜進士君  
子沈抑下位猶兢兢自好不少貶損蓋孝宗之餘烈

尚未衰云



明史卷二百六十二

列傳一百十三

舒芬

荏 桐

黃鞏

陸震

夏良勝

萬 湖陳九川張行瑞

英何

導劉

劉 校

林公輔余廷瓚李紹賢孟

劉 樂李 惠馮 涇王 鑾王 翰

陽唐 賦 磨 瀚

舒芬字國裳進賢人年十二獻馴雁賦於知府祝瀚

遂知名正德十二年舉進士第一授修撰時武宗數

微行畋遊無度其明年孝貞皇后崩甫踰月欲幸宣

府託言往視山陵罷沿道兵衛芬上言陛下三年之

內當深居不出雖釋服之後固儼然執疾也且自古

萬乘之重非奔竄逃匿未有不嚴侍衛者又言等威

莫大於車服以天子之尊下同庶人舍大輅袞冕而  
羸車褻服是御非所以辨上下定禮義不聽孝貞山  
陵畢迎主祔廟自長安門入汾又言孝貞皇后作配  
茂陵未聞失德祖宗之制既整迎主必入正門非孝  
貞之主顧從陛下駕由旁門入他日史臣書之曰六  
月己丑車駕自至山陵迎孝貞純皇后主入長安門  
將使孝貞有不得正終之嫌其何以解於天下後世  
昨祔廟之夕疾風迅雷甚雨意者聖祖列宗及孝貞  
皇后之靈傲告陛下也陛下宜即明詔中外以示改  
過不報遂乞歸養不許又明年三月帝議南巡時寧

王宸濠久蓄異謀大臣陸完佞幸江彬錢寧輩皆私  
相締結人情惶懼言官伏闕諫忤旨被責讓芬憂之  
與吏部員外郎夏良勝禮部主事萬潮庶吉士汪應  
軫要諸曹連章入諫衆許諾芬遂偕編修崔桐庶吉  
士江暉王廷臣馬汝驥曹嘉及應軫上疏曰古之帝  
王所以巡狩者協律度同量衡訪道老問疾苦黜陟  
幽明式序在位是以諸侯畏馬百姓安馬若陛下之  
出不過如秦皇漢武侈心為樂而已非能行巡狩之  
禮者也博浪栢谷其禍亦可鑒矣近陛下西北再巡  
六師不攝四民告病哀痛之聲上徹蒼昊傳播四方

人心震動故一聞南巡之詔皆鳥驚獸散而有司方以迎奉為名徵發嚴急江淮之間騷然煩費萬一不逞之徒乘勢倡亂為禍非細且陛下以鎮國公自命苟至親王國境或據勛臣之禮以待陛下將北嚮朝之乎抑南面受其朝乎假令循名責實深求悖謬之端則左右寵倖之人無死所矣尚有事堪痛哭不忍言者宗藩蓄劉滌之釁大臣懷馮道之心以祿位為故物以朝署為市廛以陛下為奕棋以革除年間為故事特左右寵倖知術短淺無能以此言告陛下耳使陛下得聞此言雖禁門之外亦將警蹕而出尚敢

輕騎漫遊哉。既入陸完迎，謂曰：上聞有諫者，輒恚。欲自引決，諸君且休，勿歸。過君上，治直名芬等不應。而出有頃，良勝潮過，芬扼腕恨完。芬因邀博士陳九川至酌之，酒曰：匹夫不可奪志，君輩可遂已乎？其夕三人共宿，芬所議定，遂偕諸曹連疏入，帝大怒，命院闕下五日期滿，復杖之三十。芬創甚，幾斃，昇至翰林院中，掌院者俱得罪，命標之出。芬曰：吾官此，即死此耳。竟謫福建市舶副提舉，襄創就道。世宗即位，召復故官。嘉靖三年春，昭聖太后壽，旦詔免諸命婦朝賀。芬言：前者興國太后令旦命婦朝賀，如儀。今過皇太后。

壽節忽行傳免恐失輕重之宜乞收成命以彰聖孝  
帝怒奪俸三月時帝欲尊崇本生芬偕其僚連章極  
諫及張璠桂萼方獻夫驟擢學士芬及同官楊維聰  
編修王思羞與同列拜疏乞罷未幾復偕同官楊慎  
等伏左順門哭爭帝怒下獄廷杖奪俸如初旋遭母  
喪歸卒於家年四十四世稱忠孝狀元芬手神玉立  
負氣峻厲端居竟日無倦容夜則計過自訟以倡明  
絕學為己任其學貫串諸經兼通天文律曆而尤精  
於周禮嘗曰周禮視儀禮禮記猶蜀之視吳魏也賈  
氏謂儀禮為本周禮為宋妄矣朱子不知是正何也疾革

其子請所言惟以未及表章周禮為恨學者稱梓溪先生萬曆中追諡文節先是修撰羅倫以諫誦福建提舉踰六十年而芬繼之與倫同鄉同官所請地與官又同福建士大夫遂祀芬配倫云桐字來鳳揚州人鄉試第一與芬同進士及第授編修既諫南巡並跪闕下受杖奪俸嘉靖中以侍讀出為湖廣右叅議累擢至國子祭酒禮部右侍郎應軫汝驥自有傳黃鞏字伯固莆田人弘治十八年進士正德中由德安推官入為刑部主事掌諸司奏牘歷職方武選郎中南巡詔下鞏念帝巡遊本江彬誘惑非直請誅彬

不可殛上疏曰陛下臨御以來祖宗之紀綱法度一壞於逆瑾再壞於佞倖又再壞於邊帥蓋蕩然無餘矣天下知有權臣不知有天子亂本已成禍變將起試舉當今最急者陳之一崇正學先儒周敦頤有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又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故聖人主靜君子慎動陛下盤遊無度流連忘返動亦過矣臣願陛下高拱九重凝神定慮屏紛華斥異端遠佞人招迨故老咨訪忠良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而聖學惟新聖政自舉二通言路言路者國家之命脉也古之



明王尊人以言用其言而顯其身後世不然不用其  
言反斥辱焉今則又不然臣僚有言及時政者左右  
徃徃匿不以聞或事關權臣則留中不出而中傷以  
他事使其不以言獲罪而以他事獲罪由是雖有安  
民長策謀國至計無因自達雖有必亂之事不執之  
臣陛下亦何由知之哉臣願開廣言路勿罪其出位  
勿責其沽名將忠言日進聰明日廣亂臣賊子亦有  
所畏而不敢肆矣三正名號陛下無故降稱大將軍  
太師鎮國公遠近傳聞莫不驚歎如此則誰為天子  
者天下不以天子事陛下而以將軍事陛下天下皆為

將軍之臣矣。今不削去諸名號，昭上下之分，則體統不正，朝廷不尊。古之天子，亦有號稱，獨夫求為匹夫，而不得者，竊為陛下懼焉。四戒遊幸，陛下始時遊戲，不出大庭，馳逐止於南內，論者猶謂不可。既而幸宣府矣，幸大同矣，幸太原榆林矣。所至費財動衆，郡縣騷然，至使民間夫婦不相保。陛下自視為何如主？為民父母，何忍使至此極也。近復有南巡之命，南方之民爭先挈妻子避去，流離奔踣，怨讟煩興。即今江淮大饑，父子兄弟相食，天時人事如此，陛下又重感之。幾何不流為盜賊也。奸雄窺伺，待時而發，變生在內。

則欲歸無路變生在外則望救無及陛下斯時悔之  
晚矣彼居位大臣用事中官親暱群小夫豈有毫髮  
愛陛下之心哉皆欲陛下遠出而後得以擅權自恣  
乘機為利也其不然則亦袖手旁觀如秦越人不相  
休戚也陛下宜翻然悔悟下哀痛罪己之詔罷南巡  
撤宣府離宮示不復出發內帑以賑江淮散邊軍以  
歸卒伍雪已往之謬舉收既失之人心如是則尚可  
為也五去小人自古未有小人用事不亡國喪身者  
也今之小人竊弄威權貪溺富貴者實繁有徒至於  
首開邊事以兵為戲使陛下勞天下之力竭四海之

財傷百姓之心者則江彬之為也彬行伍庸流兇狠  
倣誕無人臣禮臣但見其有可誅之罪不聞其有可  
賞之功今乃賜以國姓封以伯爵托以腹心付以京  
營重寄使其外持兵柄內蓄逆謀以成騎虎之勢此  
必亂之道也天下之人切齒怒罵皆欲食彬之內陛  
下亦何惜一彬不以謝天下哉六建儲貳漢臣有言  
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則天下震動夫有本而搖天下  
猶震動况於無本其何以安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  
耀祖宗社稷之托搖搖無所寄方且遠事觀遊屢犯  
不測收置義子布滿左右獨不能豫建親賢以承大

業臣以為陛下殆倒置也伏望上告宗廟請命太后  
旁輒大臣擇宗室親賢者一人養於宮中以繫四海  
之望他日誕生皇子仍俾出藩實宗社無疆之福也  
員外郎陸震草疏將諫見鞏疏稱歎因毀已稿與鞏  
連署以進帝怒甚江彬又激之遂下二人詔獄優詔  
午門衆謂天子且出鞏曰天子出吾當牽裾死之跪  
五日期滿仍繫獄越二十餘日廷杖五十斤為民震  
遂死彬使人沿途刺鞏有治洪主事知而匿之間行  
得脫既歸潛心著述或米盡日中未爨晏如也嘗歎  
曰人生至公卿富貴矣然不過三四年惟立身行

道千載不朽世人顧往往以此易彼何也世宗立召  
為南京大理丞疏請稽古正學敬天勤民取則堯舜  
保全君子辨別小人明年入賀卒於京師行人張岳  
訟其直節贈大理少卿賜祭墓天啓初追諡忠裕  
陸震字汝亨蘭谿人受業同縣章懋以學行知名正  
德三年舉進士除泰和知縣時劉瑾擅政以通鹽課  
誣民縣中當償者萬計所連及數百人震力白之上  
官得免鎮守中官嚴徵貢絀為減其額增築學舍居  
諸生躬為講授毀淫祠祀忠節縣有浮糧累民震稽  
賦籍得詭寄隱匿者萬五千石以補之建倉縣左儲

殺待賑親行鄉落勸課農桑立保伍法使民備盜盜  
無敢入境因甃城七里外為土城十里周之上官以  
為能他郡邑興事輒令震經理時發狼兵討賊所至  
擾民震言於總制令毋聽議舟官具糧糗以次饋食  
兵行肅然奉檄督捕永豐新淦洞賊以功受賞撫按  
交章薦徵為兵部主事泰和人生祠之在部主諸司  
章奏與中人忤改巡紫荆諸閩又以論都御史彭澤  
副使胡世寧無罪忤尚書王瓊陸完乞歸不得孝貞  
皇后崩武宗至自宣府既發喪數日復欲北出震抗  
疏曰日者旻天不弔威降大威車駕在狩群情惶惶

計道里之遠，隔慮含殮之後，時既而陛下單騎倍道，衝雪還宮，奔赴之急，哭泣之哀，百官有司莫不感愴，以為陛下前之蔽而今之明也。乃者梓宮在殯，遽擬巡遊，臣知陛下之心必有感然不安者。且陛下即位十有二年矣，十者干之終，十有二者支之終，當氣運周會之日，正修德更新之時，願乃營宣府以為居縱騎射，以為樂。此臣所深懼也。古之人君，車馬遊畋之好，雖或有之，至若以外為主，以家為客，挈天下之大器，舉賞罰之大柄，付之於人，漠然不聞，意念比古今無絕無者，伏望勉終喪制，深戒盤遊，不報進武選員。



外郎已皆黃筆諫而巡遂下詔獄獄中日與筆講易  
九卦明憂患之道同繫者率處分後事震獨無一言  
既杖劇甚作書與諸子吾雖死汝等當勉為忠孝吾  
筆亂神不亂也遂卒方震等繫獄江彬必欲致之死  
絕其飲食震季子體仁年十五變服為他囚親屬饋  
父後有詔錄一子官諸子以母意讓體仁為漳州通  
判有名世宗立贈震太常少卿予祭福王時追謚忠  
定孫可教由進士歷南京禮部侍郎

夏良勝字于中南城人為督學副使蔡清所知曰子  
異日必為良臣當無有勝于者遂命名良勝正德二

年舉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久之赴都值方逆臺諫  
其鄉人操銓柄或勸良勝往謁良勝不可授刑部主  
事調吏部文選進考功員外郎當流賊方熾條上用  
兵便宜及有詔南巡即具疏與禮部主事萬潮太常  
博士陳九川連署以進極言禍患且至時舒芬黃鞏  
陸震疏已前入明日吏部郎中張衍瑞等十四人刑  
部郎中陸倬等五十三人繼之又明日禮部郎中姜  
龍等十六人兵部郎中孫鳳等十六人又繼之而醫  
士徐鏊亦以其術諫畧言養生之道猶置燭然室閉  
之則堅風暴之則決陛下輕萬乘之軀習為嬉娛躍馬

搽弓捕魚玩獸適復不憚遠遊冒寒暑涉閩河膳飲  
不調肴藪無擇誠非養生善道也况南方早濕尤易  
致疾望陛下念宗廟社稷之重勿事鞍馬勿過醉飽  
喜無傷心怒無傷肝愁無傷腎勞無傷脾就密室之  
安遣風暴之禍臣不勝至願諸䟽既入帝及諸倖臣  
皆大怒遂下良勝湖九川鞏震鰲詔獄芬及竹瑞等  
百有七人跪午門外五日大學士楊廷和等䟽救不  
聽而行人司副余廷瓚等二十人䟽亦入帝益怒並  
下詔獄俄令與良勝等六人亦跪闕下五日加梏拳  
馬至晚仍繫獄其明日大理寺正周叙等十人又明

日工部主事林大輅等三人復連疏入俱下之詔獄亦枯拳跪如廷瓚等當是時諸臣晨入暮出累累若罪囚道旁觀者無不嘆息泣下而廷臣自內閣及尚書石玠外莫有言者諸嬖倖且揚揚意得士民憤恨伺諸大臣出入爭擲瓦礫詬詈之諸大臣皆恐入朝不敢待辨色請下詔禁言事者通政司遂格不受疏而是時天連暄晝晦禁苑南海子水涌四尺餘橋下七鐵柱皆折如斬金吾衛都指揮僉事張英憤曰此變徵也駕出必不利乃肉袒戟刃於胸囊土數升持諫疏當蹕道跪哭即自刺其胸血流滿地衛士奪其

刃縛送詔獄問囊土何為曰恐污帝庭灑土掩血耳  
詔杖之八十遂死芬等百有七人跪既畢杖各三十  
誦居首者於外餘奪俸半歲再輸旬杖良勝等六人  
及廷瓚叙大輅各五十餘三十人四十震鞏良勝潮  
九川除名他貶黜有差釐戍邊而車駕亦不復出矣  
良勝既歸請授生徒世宗立召復故官尚書喬宇賢  
之奏為文選郎中杜詩謁抑僥倖振淹滯每於格外  
有所拔擢皆厭人心大禮議起數借寮長力爭及席  
書張惣桂萼方獻夫用中旨超擢又連章執不可由是  
為議禮者所切齒以久次遷南京太常少卿未赴外

轉給事中陳洗上書自訟傳會張璉等議斥良勝與  
尚書宇等群結朋黨任情擯排遂謫良勝茶陵知州  
良勝奏蠲重賦加意教化所入薪俸悉納諸公庫及  
明倫大典成詔責前郎中良勝習持庶官釀禍特深  
黜為民先是良勝輯其部中章奏名曰銓司存稿凡  
議禮諸疏具在其鄉人有怨良勝者上之朝以為訕  
謗且訐其他事詞連江西叅政張懷建昌知府鄭源  
渙等數人獄成當杖贖而帝怒良勝不解璉等亦  
修郤竟以特旨謫戍遼東三萬衛踰五年卒於戍所  
穆宗立贈太常卿濶字汝信進賢人正德六年進士

由寧國府推官入為儀制主事與岑良勝九川稱江西四諫世宗立起故官歷浙江提學副使久之遷叅政以忤權貴調廣西累遷陝西左布政使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所至著聲績九川字惟濟臨川人正德九年進士從王守仁遊尋授太常博士既削籍復從守仁卒業世宗嗣位召復故官再遷主客郎中正貢獻名物節犒賞費數萬會天方國貢玉石九川簡去其不堪者所求蟒衣不為奏覆復怒罵通事胡士紳等士紳恚假番人詞奏訐九川及會同館主事陳邦備帝怒下二人詔獄尚書席書為解忤旨切責而

是時張璉桂萼欲傾賈宏奪其位乃屬士紳再許九川盜貢玉饋宏製帶詞連兵部郎中張翹錦衣指揮張潮等帝益怒并下翹等詔獄指揮駱安請攝士紳質訊帝不許給事中解一貫等言不逮士紳獨考掠九川等勢必誣服何以服人心帝以一貫等為私庇切責之獄成九川坐戍鎮海衛邦僑等削籍有差久之過赦放還卒所瑞字元承汲人弘治末進士為清晝知縣以執法忤劉瑾逮下詔獄幾死瑾誅得釋官吏部同官南通州姚繼巖同年生也嘗遷文選郎中言於主者而讓馬遂同署者諫同受杖所瑞下獄謫



平陽同知嘉靖初召還擢太常少卿尋卒贈太僕卿而  
繼巖亦以選卽遷太常少卿伏闕爭太禮生平甘貧  
約遠權勢及卒不能成喪龍太倉人見父昂傳鳳洛  
陽人俸吳人叙九溪衛人大輅莆田人山卿儀真人  
皆由進士既廷杖鳳俸並謫府同知叙縣丞大輅州  
判官山卿前府都事世宗立悉召復故官鳳終副使  
俸知府叙工部尚書大輅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山  
卿廣西叅政徐鏊者嘉定人本高氏子少孤依舅京  
師冒徐姓從其業為醫供事內殿既建言謫戍烏撒  
世宗卽位召還尋擢御醫時朝士多新貴不知鏊鏊

亦不言前事守一官垂三十年不調年七十求致仕  
尚書李默疏留之四歷六年考詣禮部值同縣徐學  
謨為郎中引見尚書吳山山閱牘有諫南巡事崔然  
曰比武廟時徐先生耶淹也兩侍郎嫌其老學謨抗  
聲言曰釐雖老然少與舒狀元同患難為可敬耳又  
久之始遷院判自引歸卒年八十三釐性耿介常嚴  
嵩父子用事釐訟言於衆曰不見錢寧在武廟時乎  
上每切齒罵寧曰汝無恃我一日繫頸赴市曹吾不  
得死汝今渠自謂終恃天子耶行及矣時同械繫者  
行人則陶茲已思明李錫顧可久鄧顯麒熊榮楊秦

王懋黃國用李儼潘銳劉敬張岳大理寺則寺正金  
壘寺副孟庭柯張士鎬郝鳳升傅尚文郭五常評事  
姚如皋蔡時悉謫南京學正等官世宗立並召還而  
張英亦得贈官予祭授其弟雄都指揮僉事福王時  
追諡忠壯

何遵字孟循江寧家貧父命之賈心厭之去為儒  
教授王道策以范滂母事遵感之歸告母曰兒設為  
滂大人能為滂母乎母笑而許之舉正德九年進士  
吏部尚書陸完聞其名使子弟從學及選臺諫獨引  
疾弗往曰我不可因人以進也授工部主事權木荆

州多積羨下令稅自百金以下減三之一風濤敗賢者勿美入筭者手實其數自識之歲於郡帑數日一會所入比去不私一錢帝將南巡以進香東獄為詞遵抗言淫祠無補收亂萬一宗藩中藉口奉迎沓懷不軌則福未降而禍亦隨蓋指宸濠也諸奸佞皆私於宸濠見疏畏事洩逼弗進時黃鞏等已得罪遵乃復與同官林大輅蔣山卿上疏乞罷巡幸極言江彬怙權倡亂鞏等無罪願特寬宥毋使後世有微諫臣名不爾臣三人願與同死帝怒下之詔獄獲廷杖四十遵肢體盡裂越二日遂卒年三十四家貧僚友助

而殮之當遵草廬時家僮前抱持哭曰主縱不自計  
獨不念老親幼子乎遵執筆從容曰無多言為我謝  
夫人兒子勿令廢學足矣死之日其父與家人墓祭  
歸有鳥悲鳴而前心異之比抵舍或傳工部有以言  
獲罪者父長號曰遵死矣已而果然時先遵受杖死  
者刑部主事郾城劉校照磨汲人劉珏與遵同死杖  
下者陸震而外則大理評事長樂林公黼行人司副  
鄱陽余廷瓚行人盱眙李紹賢澤州孟陽玉山唐軾  
安陸劉聚祥符李惠校字宗道性至孝母胡教子嚴  
偶不悅校輒長跪請罪俟母悅乃起正德六年與軾

槩同舉進士授刑部主事迎父就養卒於塗校奔赴  
抱屍痛哭幾絕視面有塵以舌舐而拭之及起故官  
帝將南巡刑曹諫疏校所草也被杖將死大呼曰校  
無恨恨不見老母耳子元姜年十一哭於旁校曰爾  
讀書不多獨不識事君致身義乎善事祖母及母毋  
愧而父遂絕珥由貢士公黼字質夫父母喪三年蔬  
粥不入內正德十二年與紹賢惠同舉進士諸曹諫  
南巡者皆罰跪闕前諸奸又日以危言恫喝聞者恇  
懦以故戶曹不敢出疏工曹諫者止三人獨大理閻  
署懇諫請寬諸臣罪故帝怒加甚公黼夜草疏時聞

將中泣歎聲奮筆不顧校入獄黃筆與語歎曰吾取  
友徧天下乃近遺質夫古人謂入險不驚殆斯人乎  
公黼體羸竟不勝杖而卒廷瓚字伯獻與陽皆同進  
舉進士當禮兵二曹之進諫也廷瓚亦率其僚陳廵  
遊十不可通政司獨留之居數日諸曹已罰跪疏始  
上帝愈怒先是舒芬等之跪猶冠帶如常至廷瓚及  
公黼等則囚服梏拳若累囚見者尤傷之紹賢字崇  
德嘗頌詔至徐州監倉中使偃然席班首紹賢立命  
撤其席中使愕然去比逮繫見中官猶奴視之陽字  
子乾吏部侍郎春之子為行人久不遷或諷之曰為

行人者孰三載不臺諫乎君何不一見當路陽退語  
人曰君子貴立身吾豈以官易身哉及是語諸僚此  
舉繫社稷安危一命之士皆與有憂豈必言官乃當  
效死父春前巡撫宣府有功忤中官張永罷歸聞子  
死諫哭之以詩語甚悲壯人爭傳之軾字敬之為人  
閑爽磊落善談論從父瀚字汝約與公輔同舉進士  
時方為刑部主事亦以諫受杖軾死為經紀其喪以  
歸嘉靖中瀚爭大禮再受杖每陰兩創痛曰吾無愧  
敬之地下足矣積官刑部侍郎槩字平甫惠字德卿  
尚書鉉之子世宗立贈遵化尚寶卿廷刑部主事公



黼廷贊太常丞紹賢御史各賜祭錄一子入國學福  
王時追諡遵忠節校忠毅公黼忠恪廷瓚忠愍紹賢  
忠端陽忠介軾忠潔惠忠毅槩忠質其以創死稍後  
者禮部員外郎慈谿馮涇驗封郎中應天王鑾行人  
昌黎王翰涇字伯清與翰皆何遵同年進士涇以孝  
友稱既卒家貧不能還喪世宗立吏部以狀聞詔賜  
米二十斛有司厚恤其家鑾字汝和劉校同年進士  
試政吏部為尚書楊一清所知擢文選主事朝夕為  
戶自防人罕得見再遷驗封郎中被劾喻年卒翰亦  
前卒世宗立贈御史賜祭當諸曹聯章迭諫江彬怒

甚陰厲典詔獄者重其杖以故諸臣多死哭聲徹禁  
掖帝亦為感動竟罷南巡諸臣之力也嘉靖初主事  
忤瑜上疏曰正德間給事御史挾勢凌人趨權擇便  
凡朝廷大闕失群臣大奸惡緘口不言一時犯顏敢  
諍視死如歸或者死闕廷或流竄邊塞皆即中員外  
主事評事行人照磨庶吉士非有言責者張英本一  
武夫抗言就死行道悲傷今幸聖皇御極褒恤忠良  
諸給事御史更何顏復立清明之朝請加黜罰以示  
剴懲章下吏部寢不行瑜後以爭大禮杖死自有傳  
論曰武宗改遊無度權幸竊權亂亡之兆是矣南巡

議起芬鞏震諸人連章極諫危苦激切雖言者嬰鼎  
禍譴而車駕遂不果出所繫天下安危豈小哉蓋是  
時宸濠久蓄逆謀徧賂左右嬖倖將以輕舟伏甲士  
迎駕江浒若非諸臣力爭禍變其可測乎侂瑜之論  
臺諫善矣而其時大臣從容諷議廊廟之間者亦可  
愧也與